

钟健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贈詩集錦

鋼筆行書字帖

四系章姐

作者简介

钟健

男，一九六七年生，四川蓬溪人。一九九〇年毕业于西南师大数学系，现任西南师大教务处干部、书法教师，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会员，西南师大硬笔书法协会会长等职。他勤奋好学，嗜字成癖。近年来，作品曾在全国性硬笔书法大赛中获奖并多次发表。一九八八年曾在西南师大举办“钟健硬笔书法作品展”。因成绩突出，载入《中国硬笔书法家辞典》，并入选《西南师大建校四十周年教学科研成果展》。

他的钢笔书法在毛笔书法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创新，且不失传统书法的艺术美。其钢笔行书，用笔深沉，神妙自如，结体巧妙，意态多方。给人以潇洒、飘逸，赏心悦目，酣畅淋漓之感。其钢笔行书，又具自己风格，适于广大硬笔书法爱好者临习参考。

赠诗集锦

如果你在梦中也会高兴地笑起来
那是我吩咐过月亮
某年某月的某一夜
给你捎去我的祝福
新年快乐，我的朋友！

你要想开一点。
那双幻想的眼睛
会象冒泡一样消失掉
我们都应该学会脚踏实地
开始新的一年

犹如那一缕初生的思绪
散发着清幽的芬芳
愿人世间的友情永远、永远

告诉我，你消失了这么久，
是不是……蝴蝶已找到鲜花，
你消失了这么久……算啦
在这新年，祝你幸福走运！

这是广阔无垠的天宇
彩霞的每一瞬间的停歇
都会令人心旷神怡——
祝你幸福快乐，永远、永远！

老朋友，听说你已收到许多礼物
等你实在装不下的时候
可以把它们堆成一座塔
这样就象征着友情高于一切

愿人世间
梦幻一般的花朵
永远陪伴着你温馨的回忆

很久很久，我老是觉得不对劲
原来是你在跟我捉迷藏
你现在到底怎么样
一切可好？
愿你平安幸福，美梦成真！

愿你们永远是忘情的一对儿
只是我猜不出是你们学着小鸟
还是小鸟模仿；你们
都找到迎接春天的最妙最恰当
的位置

——欣逢佳节，祝你们幸福、美满

一

纵然岁月流转
但愿你我情谊
天长地久永恒不变

淡雅温馨的日子
深深祝福你
永远平安、幸福

心底深处
总有那么一份惦记
不知远方的你
是否平安无恙

让我与你握别
从此以后
每一个日子都带着我殷切的祝福

在您和海洋之间
如今，象过冬的梅花
您的头发已经全白
但这近似一种灵魂
永远令人肃然起敬

愿祝福萦绕着你
在你缤纷的生之旅
在你永远与春天接壤的梦幻里

美好的友情
就象那一缕芳香
会把你引向花的世界

但愿我也和您一样
热情、豪放
胸怀如此宽广
把宇宙容纳心藏
我永远只是
一个充满敬畏的诉说者

怀念着微笑往事
怀念着欢乐笑声
天涯海角的相聚
友人何时重相逢

你是一柱灯塔
伟岸而冷峻
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
你是我大海中唯一的视线

在生活的广漠原野
但愿我也和您一样
如果也能为他人发光发热
作为人，我将感到幸福高尚

让永恒不变的博爱
象空气中的花朵
常年开放在您的心上
您所到之处
充满爱的力量
护佑别人的责任感
永远是那么激扬

您为世人造福
为世人遮盖炎凉
而在人世的茫茫森林之中
自己却不找个枝头来遮蔽严霜

您曾用红色粉笔

教我懂得开创
并且在您的歌里
给予我整个的山谷和海洋

我要再见一次您的眼睛
您的目光是我敬仰的星
是我日复一日的希望的窗口和阳光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母亲，我便在您眼中
跟着升起，哟，母亲
愿您不要每日每夜
留下挂念的泪

知道大海里有一颗砾石是自己的
噢，这是我儿童时代的幸福
如今，我是一叶轻舟
祝福我吧

欢乐而崇高的——在神圣的
法则之下形成的，适于最自由的
行动的人——
这是我的追求的化身

献给您，呵，崇高的星
闪耀在太空的幽静里
对于我们虔诚的眼睛
您的光辉是这样可贵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在友谊真诚的眼睛里
都有同样的红玫瑰
它的殷红
显出了我们血液的纯洁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疾行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青春呵！

祝福你，友谊
我的最高希望的
最初的曙光
啊，我常常觉得
道路和黑夜没有止境
人生的一切
毫无目标的可憎
我想再度活下去
如今，我从你的眼中
看到晨光和胜利
你，最可爱的女神

你不必知道
它何时摘下

也无须探询
我为何奉上——
这束永恒的玫瑰

记忆中你浅笑的美是淡雅的花
生之的日子在你叶的颤动中升高
这一切都成了永恒的象征
你的眼光沉浸在温柔的朦胧之中
我的声音在真理的
深邃宁静中达到了你

这是一个惬意的宁静世界
阳光灿烂如昔，春风轻柔如昔
但愿美好的时光，就这样驻足

我用云影编织缱绻梦境
成一首美丽诗篇
朝暮伴随你

多少甜蜜的回忆
多少未来的憧憬
都流在这小小梦里
那属于梦幻的三

当云影满天
我总是想起千山之外的你
想会也是一种甜蜜呵

你的眼神蕴藏着悲哀

你的微笑流露着欣慰
你呀，你总在徘徊
将去未去，欲归难归

愿以愿意
打开你封闭的门扉
让情谊漫向你我的心底

当我们初相遇
你幽深的眼神似春水
独不能让我们再相逢
在一个盈冷而细的春季
一如我们初遇